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

水利

宋仁宗時知陳州宋祁乞開治潁河奏曰。臣知壽州日。伏見本州安豐縣有芍陂。自古所傳元引龍穴山水及潁河水入陂。每歲灌田萬頃。近年多被泥沙淤淀。陂池地漸高。蓄水轉少。龍穴山一派水源既小。今來只藉潁河注水入陂。後來潁河一道水渠。本縣又不脩開。遂致水道咽塞。陂水淺涸。臣自到任後。併值二年乾旱。去年自六月放竭。陂水只是救灌得側近一二千頃。是以壽州米價踴貴。官私妨闕。臣切聞得壽州正是出米之地。全藉此一陂。舊來陂水若滿。常無乾旱。是以縣名安豐。蓋取此義。臣欲乞朝旨。直下本州。委知州通判親往陂上相度。開治潁河。令水渠深快。於潁河內其堪闌水入渠。注滿陂內。高築陂岸。及重開。陂內淤淀之處。令稍深闊。其工亦不甚多。



只乞就來春農隙之時。少借隣縣并本縣人夫三五千。約功一月。可見次第。如陂水滿足。則溉田萬頃。永無凶年。兼得陳穎至京都一路官私米斛有可供應。

神宗熙寧二年。司馬光乞優賞宋昌言。劄子曰。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罰。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去冬奉勅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置立上約。擬攔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閉塞。斷北流。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軍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尋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令修置上約。自後昌言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以策非己出。首端沮毀。以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賴陛下聖明。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約。今秋擬攔得水勢一併入東流。其

北流尋已閉斷。雖頗漂溺。損近東滄德等州民田廬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軍蒙利亦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今若與同列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竊恐當官之人。覩之無所沮勸。况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棗強。獨奪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眾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曷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更與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酬獎。庶使向去用心向公者。朝廷必不負之也。

四年。開修漳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是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從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



而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

五年。發運使羅拯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復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棊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

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

八年。程昉與劉瑒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命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



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觀。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儻謂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堤防。方議開置河口。况御河堤

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牒。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推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摩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跡。決口置牒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



過船棧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淹沒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牖之地。纔及堤身之半。詢之士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牖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棧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牖。而勿治。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

十年八月。河決鄭州滎澤。文彥博上言曰。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畧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脩堤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加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罄罄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

熙寧中。監察御史曩行劉摯上奏曰。臣伏見內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凡九萬夫。所用物料。本不預備。需



索倉猝出於非時。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除轉運司供應。稗草梢椿之外。又自差官採漳堤榆柳。及監牧司地內柳株。共十餘萬。皆是逐州自管。津般河北。難得薪柴。村農惟以麥蕪等燒用。及經冬泥補。而昉等妄奏。民間不用。已料一萬餘工。差本司兵士散就州縣。民田內自行收刈。所役人夫。莫非虐用。往往逼使夜役。蹂踐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傳至京師。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功役。無不悅喜。民夫既散。役兵尚衆。本路廂軍。剗刷都盡。諸處無不闕事。而昉等奏陳不已。形跡州縣。凌侮官吏。仍乞於洛州調起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功擾攘。至於如此。本路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而上下以目。臣不知昉之為是役。其利安在。或聞欲泄邢州大名等處積水。今使此水如昉之意。通行而北。緣下流狹。無所容受。不免泛溢。乃是移此就彼。易地為患。今來朝廷既命權嚴。

則利害姑置之。如聞昉為見罷役。忿恚。偃蹇。有退休之請。朝旨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李宜之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實聞于朝。貪功幸進。擾民殘物。前後奏報。事皆欺罔。而昉又敢邀君肆慢。在於典憲。可誅無赦。若尚令昉以都水丞領事河上。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伏乞明布昉等罪狀。重行貶竄。以慰一方殘弊之民。使天下皆知此後之害。非朝廷意。且以戒徼幸。希賞罔上。賊民之人。謹具彈劾以奏。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汴口歲開閉。修堤防。通漕。纜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啗廣武山。源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五仙山。索水出嵩渚。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滿。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



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属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

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詔東流故道淤高勿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同知院事趙瞻議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為可回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後非河為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陽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後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

瞻固爭之卒詔罷後如瞻所議。

神宗時鄭亶奏曰臣准中劄節文奉旨令臣候到兩浙相度利害即詣司農寺商量臣今已到池州切緣臣所言蘇州水利與自来建議之人不同蓋自来建議不知古人治田之法但循目今決水之末合小務大畧近治遠求効欲速而久逾無功糜費雖多而水災仍舊臣擊畫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由小以成大大自近以及遠要利雖久而收功甚速用工雖大而為役不勞所以與自来建議者不同也臣今欲再乞先詣司農將臣元所上文字地圖與今再陳利害及將來合行事件曲折辨析子細陳白則利可盡於一食之頃工可定於數月之內小効可見於一年大効可成於五歲臣今往真州聽候朝旨先具到治田利害大槩畫一聞奏所有將來合行擊畫事件容臣前路撰成文字至司農日供上謹具所陳利害。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昔禹時震澤為患。東有埝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埝阜。疏為三江。東入海。而震澤始定。然環河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畜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每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接其勢。而碁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

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為闊其塘浦。以使決積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且如塘面闊三十丈。底闊二十五丈。深一丈。積土二萬七千五百尺。分為兩岸。則每岸積土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尺。故岸基可闊五丈。面可闊一丈。而高二丈已上。然其間塘浦亦有淺狹處。并所取之土。未必盡能為岸。故曰高者二丈。低者不下一丈也。今蘇州水田之岸。高者不過四五尺。低者三二尺而已。塘浦闊者六七丈。狹者止三五丈。而欲禦湍悍之水。其可得乎。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高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



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墾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一湖。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江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橫浦。其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過之。且墾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七八尺。遠於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墾阜之地。雖大旱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年。積水或從此而泄之耳。非專為開深塘浦。以決低田之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堰門。堰門斗門。以儲畜之。是雖大旱。墾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

災。而數百里地。常獲豐熟也。

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率逐圩之人。脩築隄防。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鶴段。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圍。盛墩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常撩清指揮之名。此其遺法也。開河之卒。而名之為撩清者。隄防常存。而逐年撩治之。謂若今之河清然。泊丰年。祀綿遠。古法墮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中。因以為家。欲其行舟及安舟之便。乃鑿為小涇。小浜。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安泊船也。涇。浜既小。堤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為



白水也。今崑山柏家灘水底之下，尚有民家堦礎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新、顧晏、陶湛等，田舍皆在田園之中。每至大水年，亦是外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塘浦久不浚治，故肥泥增漲，人戶不顧久遠之利，請射為田。官中利於租稅，或因請托，逐圩給付，始作小堤於外，終無大堤於內。萬一小澇，遂蕩然隳壞。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每州縣擘畫，乞開浚塘浦，不知古人闊其塘浦，高其堤岸之意。乃謂只欲行舟決水，不須如此深闊。兼恐上司及朝廷不從，多是小破工料。少計日月，比至興役，則將一條塘變為三條塘也。自小虞浦至和塘，並闊三二十丈，累經開淘。今小虞浦只闊十餘丈，至和塘止闊六七丈。此目所睹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脩堤

岸。蘇州租米，上田每畝一石，下田只五六斗。又論納苗稅，借使年年遇熟，每畝不過剩得三五斗。若一次做岸，每畝約用錢三二百文。故田主寧肯浸田，不肯做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滄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而所納租亦依常數，而租戶樂於間年滄沒也。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眾做岸，一圩之內既是眾人之田，邊圩之人往往侵削邊圩之田以為己田。及其圩岸既壞，邊圩之人豈肯更出己田與眾人做岸。所以無由完復舊堤矣。或因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百姓既無力浚塘脩岸，官司又謂本是民田，不肯調發夫役與之脩治。上下因循，遂成白水。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



也。每春夏之交。夫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  
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堤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唯  
大旱常潤湖秀之田。及蘇州埭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岸方始  
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禦水之具也。民田  
既不能容水。故水與江平。而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  
各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臣伏  
睹昨議狹汴河者。謂汴闊處水面散漫。不至深決。湖汴河淤澱。  
今蘇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而太湖水。可及黃湍。迅而欲三  
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倘不完復堤岸。驅  
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  
愈塞。則震澤之患不止蘇而已矣。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  
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淺。地勢既高。

沿於海者。則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禦壞。水得瀦聚  
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於西流之  
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埭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  
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而埭  
阜之田已乾枯矣。唯大水年。湖秀二州與蘇州低田。滄沒淨盡。  
則埭阜之田。幸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  
復埭門。以畜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由也。蘇州不有旱灾。  
即有水患。但水田近城郭。為士人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城郭。  
士人所不見。而稅輕。故議者止論治旱也。

曾又奏曰。臣已於五月二十日。罷廣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職任。  
六月十九日起。離廣州。今已於韶州出陸。前去兩浙。次切緣。臣所陳  
水利。委實浩大。蓋蘇州之水田。東南義利。而隄防不立。溝洫不通。二



三百年間風波蕩蝕。僅若平湖。議者見其如此。乃謂舊本澤國。不可使之為田。上偷下安。恬不為怪。至如墾身之田。皆肥衍豐厚。每遇大水。一熟其收倍蓰於水田。只因隄堰隳壞。不能瀦水。而歲為旱地。深可痛惜。夫天生時而地生財。人者承天之時。順地之宜。作為衣食。以自資也。今乃不能承時順宜。而止欲隨天之水旱。任地之高下。幸其自成為民者。既不知所以承順之方。為吏者又不施所以教導之力。而欲吾民富庶。不可得也。臣籍係崑山。家居太倉。正在水田旱田之間。備知利害。伏見自來治水者。不過取其舊所開所治者。隨曲直。闢狹浚決之而已。臣之所陳。殊異於此。方欲順地形高下之宜。求古人蓄泄之跡。高其隄防。大其溝澮。曲者使直。狹者使廣。通民之往來。而害田者塞之。雖民田而可為溝澮者。決之如此。僅可治水。若夫依隨故道。而苟免一時之勞。切恐空費公私。終非經久之利。臣今欲乞先

詢司農司陳白利害。然後往兩浙運司倉司提刑司同商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右司諫蘇轍論京西水櫃狀曰。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年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為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



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孰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効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行。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特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賴先帝時封椿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

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后曰。且孰議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孰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為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御河漕運。尖中國之險。遣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順。但恐不能成功。為患甚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為。則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既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備塞令入河耳。不聞幹引



大河令既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

侍御史王岩叟乞詔大臣早決河議。奏曰：臣伏以朝廷知大河橫流為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水官相議，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臣竊意朝廷默有定論，必欲紓患矣。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洎致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勅都水使者摠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他日雖有命令，真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際，自古以來不能無二三之說，必朝廷之上力主一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輒興，一人言之輒廢，大事大議，而易興易奪，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為計爾。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若河堙沒，勢雖退流，猝不可濟，浸失此塞，險固之利一也。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田，流

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虜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呂沒西路，阻絕虜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則將奈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大臣固當為陛下審慮，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聖慈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臣不勝愚忠。

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論回河乞付有司熟議。疏曰：伏覩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復，不可中罷。宜



接續功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言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拱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用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趨。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之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鑑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見。但一面商量。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

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羣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切見自來邊事。陛下多委樞密院及邊帥。典禮亦委執政。并禮官。今來河事。正與此同。况利害尚在久遠。不至倉卒。可容詳熟商量。

純仁再論回河畫一疏曰。臣伏見昨日議論河事。大臣各有所見。聖心慎於裁決。天下幸甚。臣輒更陳一二。仰裨宸聽。具畫一如左。

一。大河為中國之險。此乃人所共知。今欲改移。須先審驗河勢所向。地形高下。可為則為。固不可以人力國財強與水爭。前來執政輕信。事不預慮。已枉用過人功物料不少。今來又欲不度可否。決要施功。只恐將來用過財力漸多。朝廷欲罷不能。財匱人勞。別生它事。則設險之利未成。而疲耗之弊難救矣。昨來止用兵卒二萬。亦聞逃亡至多。若下諸州取蒙放減生還人數。便見的實。



一凡欲舉事雖小亦必預計財料先備人子然後度力可為方議下手豈有大河之役繫半天下生民休戚未曾計定的確人工物料便欲興工將來事至垂成水勢壅遏上下危急之際方却旋有增添公私既無預備倉卒科率於民何由可辦擾人害國莫此為大所以宜加深慮也

一河役所費既廣則既回之後亦要數年安流若水小之時僅能閉塞至水大之後便復橫流及恐壅住北流或東向舊河吞納不快却致別處決溢則為害愈甚此事須當建議相度之臣審度保明然後定議如此則民力國財不至耗用朝廷所舉不為天下竊議

一議者本欲回復黃河今見議論不同已自不敢執守却稱來年且先開減水河以試探水勢若些小工料猶可苟為試探若大段費耗豈得不先審度便從舉事及云將來若河有改易不罪水官此是姦人希賞逃罪之本兼黃河北流今已數年未曾別為大患而議者先事

回改恐失中國之利正如西夏本不曾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所以臣言與向時邊事正同望聖意深察純仁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又論回河利害疏曰臣聞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緣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於聖明無事之朝則必妄說利害覬朝廷舉事以求爵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弊常必由斯臣不敢遠引古昔只以近事言之國家自仁宗以前天下無事百姓安樂雖有元昊曾叛獨陝西應副不易未聞四方匱乏百姓有嗟歎之聲也自王安石輕信小人之言勸先皇更改法令而後乘間妄作者紛然矣主用兵之謀至於勸興靈武之役而生民被害衆矣且以先帝聖明舉動固欲詳審然小人利口欺誤執政而致執政復誤朝廷也其勸更法令者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及勸興靈武之師者復曰



將為虜所并。時不可失。臣前在政府。又見欲回復大河者。又曰河勢方東。恐變改不定。時不可失。臣以前車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嘗屢有奏陳。以謂百姓久勞。方賴陛下安養。不急之務。不可遽興。蒙陛下專遣范百祿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蒙宸斷宣諭大臣。令速罷脩河司。臣預奉行詔旨。深以復見堯舜知人安民為慶。三兩月來。却聞孫村有溢岸水。自然東行。議者以謂可因水勢以成大利。朝廷遂捨向來范百祿趙君錫之議。而復興回河之役。臣觀今之舉動次第。是用時不可失之說。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難成及雖成三五年間必有決溢為慮。只且以河水東流之後。增添兩岸隄防。鋪分大段數多。逐年防守之費。所加數倍。則財用之耗。盡與生民之勞擾無有已時。更望聖慈。特降睿旨。用下有司。預約回河之後。逐年兩岸埽鋪防捍工費。比之今日。所增幾何。及逐年錢物於甚處出辦。

則利害灼然可見。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臣受陛下不次拔擢之恩。雖養痾補外。不敢自同眾人坐視成敗。所以圖避僭越之愆。而伸補報之萬一。區區愚誠。惟聖聰憐察。

戶部侍郎蘇轍論開孫村河疏曰。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繕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畧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大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灾傷困敝之餘。



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後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

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壯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為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



如此遠為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艾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之地已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畧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復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

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旣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織黥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輒再論。曰。河疏曰。臣頃聞朝廷議罷。曰。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為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既而採察眾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復一夫。不費



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為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為河朔之患。外廷踈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

無兵患。由山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跡。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踈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為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為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即使能之。今兩界脩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



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恠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靡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虜情

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

輒三論回河。疏曰。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放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咸知陛下虛已無心。欲求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樁。京東新法。益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



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嘿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為難得。新法盜錢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况河北灾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後若財傷為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為便。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梢。皆非今歲所急。范百祿等以開河為不便。則聚兵積梢。梢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為糞壤。皆非計也。况所用梢草。動計千萬。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貲。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灾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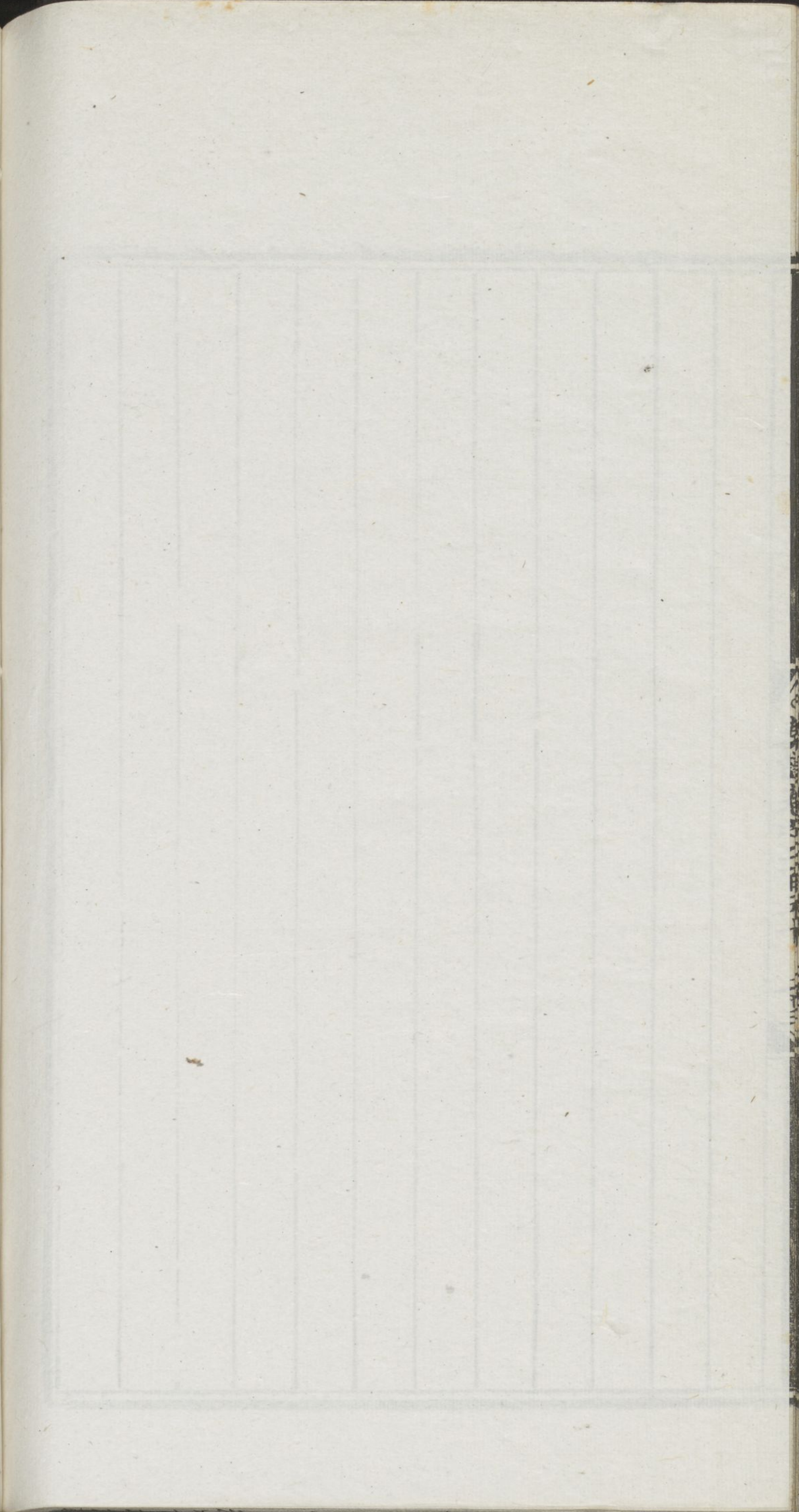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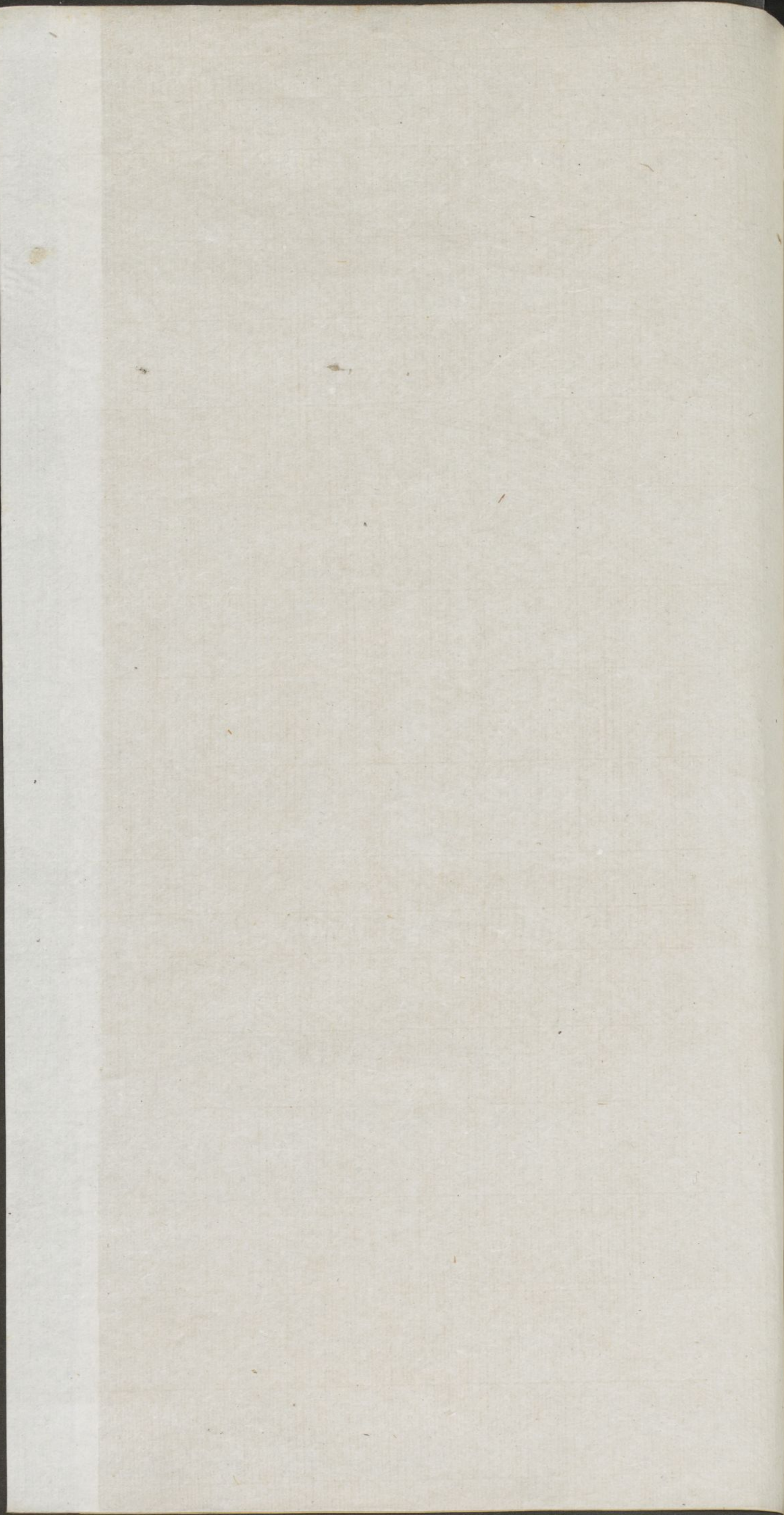
自量。用三千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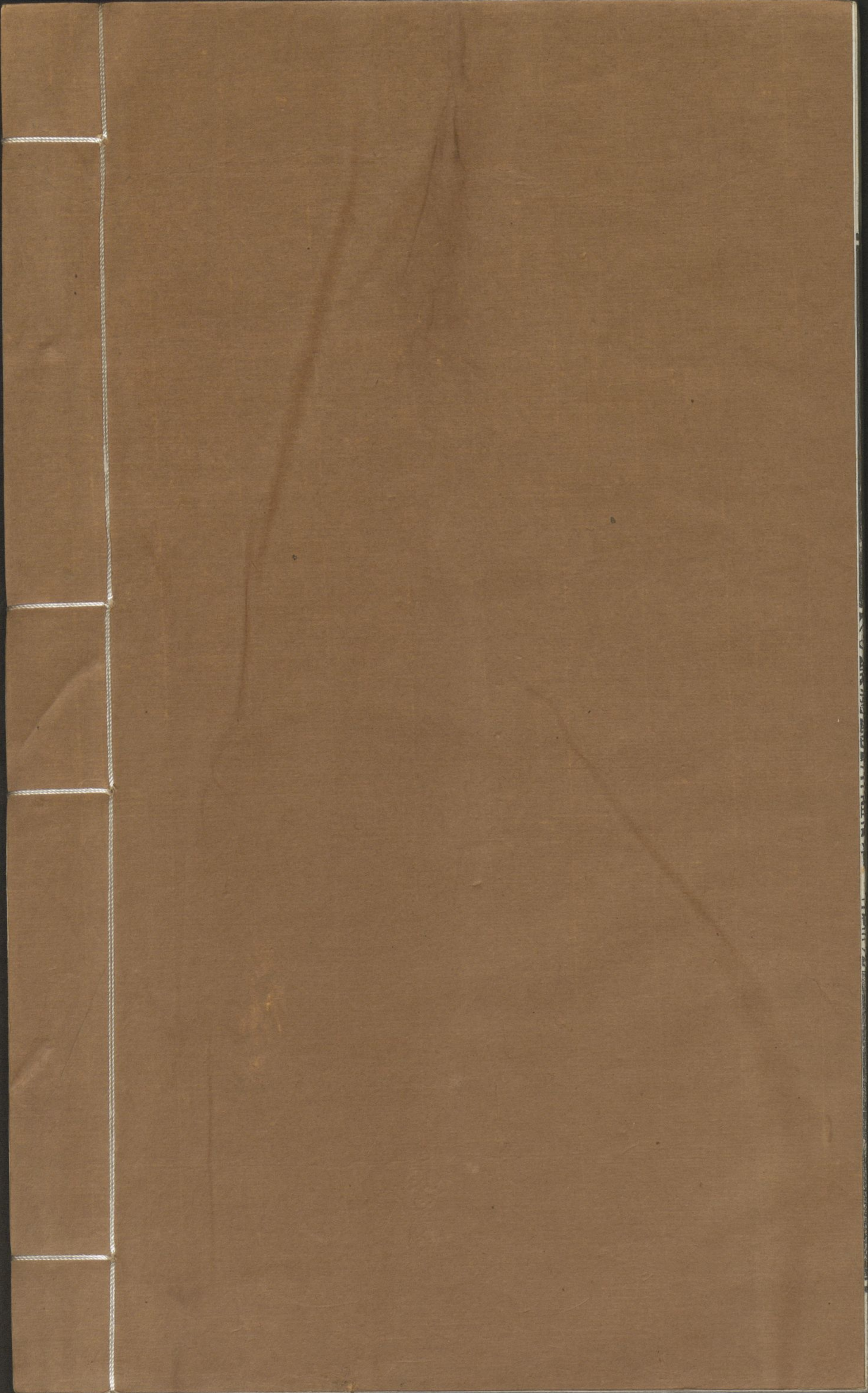












清水 〇二〇二 漢學研究代冊